

金州以人續稿卷之三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壽序

憲副定山袁公七十壽序

當嘉靖中公爲禮部郎而余以功賜第華待公邸公抑行而與之爲爾汝交戊申之正月十四日公誕辰也暝色歛矣公折簡召余至邸舍時陳水部子兼以他事不至獨余兩人對飲簋豆落落數之不能至十街鼓動張尚寶有功闖而入以一炮置余坐下欲以見驚不能則拉余至有功賜第華燈滿堂酒徒接席

不能識其人調嘲歌呼捲白暢飲夜分不得醉余三人乘興踏月至張祠部先生所祠部亦余丈人行也宴客甫散相與大噓呼酒幾質明而後散自是或過公或過有功或過子兼而三君子者亦時時過余已而有功謫子兼分司通州尋視蜀學政而公以久次出守荊州遂星散矣公之入自越州司理司理時甫踰冠而出以荊州則僅踰立矣讞斷治賦前後褒然爲天下最而荊州之政於調悍王撫劫民有深愛焉島寇方騷溫處沿海諸郡縣公以才選飾兵其地至則益治戈船訓組練曰不盡敵不止士氣甫振而

公以繩墨吏過嚴爲所中歸公之婦猶未踰強仕天
下之持議者皆爲公不平而公固怡然意自若也治
室於西山以奉二尊人頗有園池竹木之樂尋移止
郡中室不取華奇完而已衣食不取豐足口體而已
客至必留留則命博飛亘羅不復辨賓主絕口不談
故時吏治與所以見中之故郡邑歲時旅見無所居
間蓋三十年如一日也間謂余燕中故知無復存者
獨吾兩人若長庚之配殘月且課長於若七歲餘日
之幾何乃築壙於其山之麓反以公百同賈俾余爲
誌若銘而刻之珉石其刻頗已行世而所謂松栢桐

櫬者離稚而蒼至拱把矣而公尚無恙嘉平之月偶
過公公曰上元夫人前一夕而抱送者七十年矣若
豈有意乎余因舉戊申前事公慨然曰六記也相
與肩指爲戊子凡歷四戊乃前語公荆越之德政津
津猶在人口今貴矣然而不爲極也矣矣然而不爲
饒也有賢子孫矣然而不爲顯也公且恬然於寂寞
之鄉而無然歆羨無然畔援天之所以報之豈有涯
哉公曰快乎子之言異哉吾所聞世乃有先誌詔而
後頌祝者余更前語曰未也壙之石且渺松栢相櫬
之自拱把而合抱而公之朱顏綠瞳猶若故余之頌

祝猶若新也。繇是而八十而九十而百歲，安能以地
下之辭難我公忻然而笑曰：請舉子之觴。

吳母林太孺人六十壽序

余友潘文徵王念之時，時過余，稱吳母林太孺人之
賢也。太孺人者，衛裨帥林侯女也。笄而婦，光祿丞吳
君當是時，吳君有父曰布衣公，富至傾里而性儉節，
不善事里貴人，起大獄中之且論報而布衣公猶嘆
惜不肯解橐中裝也。太孺人謂光祿君公少而見苦
爲生難，故重弃財，子不覩陶朱公之長子乎？一不忍
弃千金，至立殺其弟，夫弟猶小緩耳，而子尚可緩而

父乎妾請爲子具橐於是悉出其橐藏至簪珥釧珮
衫襦之類皆以充費光祿君籍而南北走京輦謁臺
司白見公寃狀尚猶以公富難之俾賦鍰二萬金而
後釋於是布衣公得釋則四壁立矣意鬱鬱不樂太
孺人進曰母以爲也公第如初筴兒請任其詳於是
公稍稍振火之竟用寬樂終蓋布衣公終而所遺媵
侍不爲少太孺人跡其少者問曰能守乎曰不能則
爲擇配而嫁之其能守者則曰若奉我先公敢以薄
繼乎大寬其衣食油油然至白首無間也光祿君之
儉節不異布衣公獨其爲人周慎而謙和跬武之外

鮮違聲拂色以故其業益饒資用不加廣而無一
患皆太孺人相之也太孺人恒謂吾待夫子可以寡
意外矣及光祿君之啓手足而後以太孺人知言也
太孺人茹荼而撫今太學孟起悲苦萬狀然不敢不
忍息而終光祿君托旣除服陰察太學之負荷也與
婦季之精計算也舉外政授之太學內政授之婦季
而治一佛廬於寢舍之後時時屏處焉心精內觀以
求所謂淨土者時時誦經之佛殿圯與余有事於比丘
明因太孺人首捐百金助之而顧太學母以我爲德
也他道途橋梁之平治指可屈矣戚黨族屬不啻九

里之潤大逾勝布衣公光祿君時太學豐碩明慧工制科業兼能古文辭好客客恒滿坐又性廓落喜施客之能言太學者必歸太孺人以爲義方之誨成之也然太孺人實溫溫令善且久太學率婦季與諸孫朝於太孺人時時出酒炙相慰勞太和之氣相蒸煦於閭第間有餘惟矣余之悉太孺人殆甚於二君子獨於戊子滿六袞而上元之前日爲太孺人誕辰則未之知也二君子肅然而來請叙以壽太孺人余竊謂太孺人之智善因時者也布衣公約則約光祿君約則約至太學舒則亦舒然約而能悉橐以出布衣

公於獄則孝之本矣舒而不事耳目口體之好以其
羨作佛事廣施舍而不住色則仁之用矣孝以爲本
仁以爲用博厚高明悠久無疆寧可涯哉二君姑以
余言致之太學爲太孺人祝必且曰敬舉二君之觴
不佞愈有光矣

松江太守喻邦相先生五十序

喻邦相先生守括蒼時其太公業八十而就養郡邸
甚壯當是時郡丞俞君某司理周元孚馳書舛中乞
言以壽而先生之客曹子念者尤迫欲得余言余故
善先生而嚴太公不獲已以文授二君子而以詩歌

授子念先生前後貽書稱謝辭甚脩亡何先生用括
蒼守高第移治雲間雲間所隸屬邑不能當括蒼半
而戶口財賦訟獄之類什倍之會又闕守廢案山積
胥史指以數千萬計靡不蠹食其中相顧而窺先生
先生坐堂皇吏以次奉牘上其急者立決緩者嚙而
下之曰是嘗我也後必痛挾汝蓋不三日而山積者
若掃矣乃以其間延接鄉薦紳大夫已而召諸生逢
掖詢問先後政術失得傍及經術稅文咸飽意去卽
有所陳說不能有加於先生而至於鄉三老田更市
魁之屬以役見者先生無不攬納其所疾苦便利不

待絮立暫有所荅徃徃出意表旣罷出咸吐舌曰喻
使君神人哉蓋余卧舁中去雲間百里而遙謳吟頌
歌之聲日接於耳蓋嘗以間過舁不佞從容謂曰民
之就溝壑者侂半矣而吾郡邑之守長未有以尉籍
也雲間計安出先生慨然而起曰命之矣損有餘補
不足此之謂權歸而手教下三邑曰太守敬問賢公
卿大夫及富人良家子天降割於我民禾黍之地滙
爲巨浸者五月餘矣 天子幸加惠賜租其爲諸君
按南畝者良厚然不能逮卑赤太守問之庾庾無見
粟問之庫庫無見錢欲捐祿甚簿不能活百人命詣

君幸有餘卽量資力而捐之上縣官以澹飢者太宰
力能得之 上賜勇爵立棹楔唯意所願欲不然而

弱者骨壯者徙其又壯者揭竿而從萑苻之後諸君
獨能偃然長有資蓄乎卽不然亦誰與爲傭耕力作
者於是咸鼓舞樂輸恐後不彌月而得金錢二萬餘
米類千碩以次給散所全活萬計先生夷然不自有
其伐而會薦紳中有嗇而悔者或以他事不便者頗
孽先生先生笑曰彼豈以余重去郡哉謂童子束一
車裝旦夕發矣然而先生廉竟不能孽也子念走之
白下謂喻先生今五十矣吾嚮者乞君文以壽其尊

太公爲二君子所奪今者以壽先生二君子不能奪也故嘗以謂喻先生先生逡巡謝不敢跡太公然似欲得君言而快者君將若何夫余之善喻先生寧後于念哉先生好讀詩若文意不可一世士顧獨折節推念其欲得余言而快固當夫唐世之詩稱鉅麗者高常侍其一焉然至五十而詩始成中歲脫簿尉始辭簪楚及其刺蜀州則已晚矣故其詩曰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傷遲暮也漢有朱翁子者五十始一遇爲會稽守故嘗讀書有文章然不聞其能與相如馬遷下上雖一策勛東越然不能收循吏

之蹟如渤海潁川喻先生三十而詩成四十而文成
五十而連興太郡全活黔首以萬計彼二賢者不體
乎後哉爲我謝喻先生出而治吏民勿稱倦入而侍
太公觴勿稱老母若李孝貞之言宦情文思迥盡
彼殆趙孟倫也勉旃 天子之璽書賜金繒幣且宴
下矣苟以語太公千秋之業當更有躍然者

佳山吳鴻臚七十壽序

吳先生者歙之賢士人也歙俗貴姓而吳最甲吳謚
以十數溪南最甲溪南之吳其顯者以十數先生最
甲諸稱甲者或以貴或以富先生之甲不盡以貴富

而以賢先生之賢自其父處士公始也處士公繇徒步起家擅桑孔之算累帑埒素封先生併其業而息之積纖叢鉅至殷殷陳陳不可訾數然皆能以義衷其入出時時有所施舍故吳氏之甲不專富而先生尤善以文飾之旣成進士業游太學射春秋經不售歸而并去與其從父別駕若虛從兄近龍海陽陳山人達甫爲文字游三君子皆博學砥行長者內嚴先生不敢以年行加之先生顧獨用年行遜挹三君子然以間薦其切劘三君子懽然受之無所不靡先生好習理性言自六經外於濂洛亡所不精詣而近代

獨服膺薛氏河汾之學以是得明經術聲而故學使
者黃安公下有司用幣焉俾聘入丙舍聽講先生第
以一奏記詣御史門辭謝弗任而已中間嘗從吏部
選人得大鴻臚之屬丞珮玉御繡以與臺瑣接武於
黼辰之間其儔相與豔稱之而先生夷然不屑也上
書自免歸日侍處士公几杖暇則與二三子談道於
大鄣之陽於是人乃知先生之以吳氏甲者果亦不
在貴相率而推先生之賢而先生今年七十矣其子
孝廉諸生某上書數千言自通於不佞俾其友梁生
某介而請曰吾父業七十意不得兩司馬之一言不